

柿树小传

潘爱娅

芍药的花骨朵儿已经鼓起,如粉色的小桃儿,嘟着小嘴随时准备张开。垂丝海棠,红艳艳的开得正旺。几盆山野兰草,那小小花儿似是山里怕羞的女子,把自己深深地藏匿着,躲在草叶里向外散发着清香。一些杂七杂八的杂草闲花们,大都褪去了枯色,换上绿装准备再现芳华了,小院已经欣欣向荣。

竖立院子中央的老柿树,说它老,是它与小院同年,算是元老吧!因为营养丰富,二十来岁的它,主干已如人的腰杆粗。要不是狠心地将它不停修理,其分枝早已霸占了整座小院。

时至晚春,这棵老柿树仍然是光秃秃的枝丫朝天,竟然还在沉睡,似乎忘记了也要趁着春光捞点好处。我猜测它是在装傻,一直认为,这棵柿树是有灵性的。

当年,在它还很小的时候,我见它成长的趋势太旺就有点嫌弃。没两年的功夫,舒展的枝叶把个小院遮挡了一半,逼得其它植物难见阳光。再说,柿树在民间古来就没有地位。因为多摆不起架子,不用人过问就喜欢结果实,太低调了显得平凡。可以说,在我们这,柿树的地位是很“贱”的。寸土寸金的地盘被这么一棵“贱”树所霸占,谁不嫌弃?

我主张砍掉它,把阳光让给其它的花草们。然而这柿树就像预料到了什么,不等到我们将它移除,很快就结出了果实,而且又大又甜还没有核。尝过这果实的人,都说这柿子优良,味道太好,比蜜还甜。这棵柿树苗是农科院的一位朋友送的,品种来头就不俗。为了这一口甜,柿树的命就被保了下来。大多数人都爱它,我一个人反对也无用。

年复一年,柿树就成了小院的霸主。在嫌弃声中,为了平衡其它花们

的光明,只得不停地修理它。就这样也阻止不了它迅猛的长势,照样把冠顶抵达上了三楼。

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,我伴随着这棵柿树,看着它的成长,欣赏着它的夏华秋实,竟慢慢在它的身上发现了太多优点,觉得应该给予它一些赞扬。认为,以前轻贱它是错误的,是没有理由的,是错信了网络上那些关于吃柿子会得结石的无稽之谈。

也是在细细观察中,我发现了这棵柿树有灵性。比如,开春了,所有的植物都向着春光开放自己,而它,竟然发扬高姿态装睡觉。无论春光怎么好,无论其它花儿如何怒放,柿树的枝丫仍如冬天一样的干枯。

待到芍药凋谢了,兰花凋谢了,海棠们也凋谢了,在接近入夏的几天里,突然的,说突然是因为速度之快,是因为绿叶发展太蓬勃。老柿树干枯的枝丫从开始冒绿,到绿叶铺满整棵树冠不过一个多星期。这种厚积薄发的态势,不亚于运动场上的运动员。

夏的阳光之强烈,把那些花啊草啊晒得抬不起头的时候,老柿树用它的绿冠,恰恰好的把阳光抵挡在天外,把恩惠施给了小院所有需要的植物。对所有矮小的植物来说,这是多么大的福祉啊!老柿树不仅给花草们以庇护,更给整座小院及房子撒下了成片绿荫,这又让曾经嫌弃它的我有了感激。

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,就是到院子里对老柿树仰视。那绿油油的叶,浓密地挤成一只硕大的冠盖,给鸟儿又提供了住宿。整日里,鸟儿在叶丛中钻进钻出,鸣叫嬉闹。观绿叶听鸟鸣,每天早上的这一招,让我的心情快乐一整天。

有绿植的地方就会有虫子,小院里有棵石榴,还有棵橘子,它们都蜚

缩在墙的一角,身材的矮小是无法与老柿树抗衡的。每到秋天,这两棵树都会生虫子,颇令人生厌。而老柿树却百毒不侵。二十年来,一直是干干净净,什么虫子都不粘身。在树下,不要担心会掉下啥不干净的东西,这除了让人热爱之余,又有了对它的尊敬。

夏日里,我和朋友在树下聊天,给精神交流平添了雅趣。买菜归来坐在树下择菜,凉气自树叶中袭来,惬意裹上身体,心底顿生愉悦。无事时,我数着头顶近处的小柿子,瞅着它们从豆子大到栗子大再到苹果大。看它们从碧绿到青黄再到透明的红黄色,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这过程是那么的美好,就像侍奉着婴儿的成长,其中充满了欢乐。

这棵柿树是属于大器晚成型。市场上的柿子已经在售卖,而老柿树上的灯笼还是青涩的。这也许就是它在春天里为了发扬风格,让自己发育得迟了一步的原因吧!

晚秋已过,早冬来临,小院需要阳光了。当我们开始觉得老柿树的绿冠有了妨碍时,它理解了。不几日,借助秋雨冬风的力量,哗啦啦很

快卸下一身绿装。这时候,那红彤彤的果实,特别亮眼眼睛。

摘柿子送柿子又成了我们的快乐时光。柿树贱,果实也贱,而我家这棵老柿树的果实却不贱,因为品质优良,因为甜,因为是受家庭保护的對象,而显得金贵。这贵不是价格,是情谊。老柿树奉献的红彤彤果实,成了我与亲戚朋友之间的牵线人。平日里不大联系的关系,随着这红果实的甜蜜而变得甜蜜蜜。

冬日的阳光更是金贵,老柿树为了照顾别的植物们,自己脱得个精光,把赤条条的枝丫裸露在冷风冷雨中,令人好生怜惜,又让人肃然起敬。冬阳铺满小院,腊梅、茶花、迎春花竞相绽放时,老柿树便开始了漫长的睡眠。我认为,这是它为了再一次发扬自己的高尚品格,是为了把好处让给别人,是为了生界的和谐,有意而为之。

老柿树,如乡间慈祥老伯,不管外界是怎样浮躁繁华,不求名,不争宠,始终如一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能量。多好的树啊!我想我应该为它写几个字。



拉勾 苗青 摄

杨花飞絮

鲍安顺

曹禺在《王昭君》第一幕写道:“你看,柳絮!杨花!多么轻的杨花呀!”其实古人远行,走水路居多,而水边多植柳树,折柳寄惜别之情,而看着漫天纷飞的柳絮,也是一种特殊的情境。

杨花,其实并非等同于柳絮。在中国文字里,有一类合并词语,比如松柏、桃李、榆槐等等。那杨柳并称,古今更是让人只想到柳树,却将杨树边缘化了。据说,隋炀帝喜欢垂柳,不仅亲自植柳,并赐柳树姓杨。此后,杨柳便亲如一家,不分彼此了,有人也竟然将柳絮称为了杨花。事实上,杨树雄花落尽,雌株上挂了一串青葡萄似的花穗。不久,那青果穗成熟了,长成了金色的老鸱瓢,怦然开裂后,那杨絮便纷纷扬扬了。空中的杨絮,比柳絮更加致密、洁白、厚重,如果说柳絮落地如霜,那杨絮会让你感觉像是一场暴风雪,来得猛烈而稠密。更确切说,那杨花

和柳絮在空中飞舞,状如雪花飘扬,但柳絮飘的是种子,杨花飘的才是花。

“杨柳轻飏,直上重霄九”,有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的飞絮风情,也有“颠狂柳絮随风舞,轻薄杨花逐水流”的杨花浪漫,更有“杨花柳絮情依依”的惜别情致。试想,黛玉葬花,宝钗咏絮,一个悲悼零落之伤,而另一个则企盼飘摇升天——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,格调高远,豁达逍遥。我感叹,自从古人将杨柳合作一体后,那杨树竟然连入诗的资格都没有了,甚至连杨树开的花,也归类于柳絮了。事实上,杨树开花,结成如草莓或玛瑙鸡血石般的蚕蛹。而柳絮,结的则是像青桑葚的果穗,伴有柳树果上稀疏胎毛,一同在空中飞扬。

李白有诗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,那杨花飞絮,一絮接一絮地拍打着人们面庞,正如“春风不解禁杨花”。杨花的独特之处,正是“百花

长恨风吹落,惟有杨花独爱风”——杨花在风中悠哉飘荡,随了风的脾性自由飞翔。北周庾信《杨柳歌》:“独忆飞絮鹅毛下,非复青丝马尾垂。”韩愈也有一句:“杨花柳絮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杨花很美,让人想起缤纷中的怜惜,有雾般芳华,也有雪般的轻盈曼妙。苏轼曾为杨花写道“晓来雨过,遗踪何在?一池萍碎”,还有“杨花着水万浮萍”。那浮萍,让人蓦然回首时,流光一梦,素心原无管束,却牵惹着“似花还似非花”的恍然之境。

有人说杨花是多情的,正如“春风不解禁杨花,蒙蒙乱扑行人面”。也有人说,杨花又是无情的,比如“无情雪舞杨絮,离复聚、几番寻觅”。苏轼也有同感:“细看来,不是杨花,点点是离人泪”,似乎写出杨花的精魂。薛涛也在《柳絮》中云:“他家本是无情物,一向

南飞又北飞”。杨花柳絮,一样给人以身世飘零之感叹,又拥有着轻薄柔肠之娇媚。

入夏,邂逅杨花飞絮,是那杨花正乱飞时。然而,看杨花飞絮,让我的思路飘忽不定。杨絮轻盈如雾,驾着清风远游,像一个个漂泊者,辞别枝头,乘轻风而去,让人扑朔迷离。听朋友说,他拾了一塑料袋子的杨花飞絮,缝制了一个过夏天的褥子,盖在身上,舒爽异常,遍身轻松。我想,那杨花在空中白绒绒的,时左时右,忽升忽降,疏疏密密,飘飘扬扬……连成一片的景象,展现得灵动而又富有意蕴。

“小园桃李东风后,却看杨花自在飞。”这是王令写杨花的诗句。那杨花,没有制约,自由飞扬,多么美妙自在。有一天,我从午睡的梦中醒来,突然十分怀念杨花,莫名其妙地想起“水性杨花”一词。我想,那水性就是杨花,杨花也正是水性。